

《大乘起信論》3

開示：上圓下淨法師

日期：2024.05.23

《大乘起信論》的主軸就是要產生出大乘的思想，這個要點至關重要，因為如果沒有大乘，縱然想要幫助人，只能用自己的想法，而這些想法來自你身邊所接觸得到的、結交得到的、看得到的，或是自己去認知、認別、觀察得到的，蒐羅進來的，這些全都合成個人主見下的凡情見解。也許，你想幫助人，但卻含有很多凡夫的情見，就不能具有修為出世間解脫的「乘載」。

「乘」的意思就是乘載。想幫助人卻苦無佳方，只能用個己的想法，這可能與之一起共同流入世間的生死之流，因為眾生有情見，你一起進入情見；眾生有情緒，你一起流入情緒；眾生有口語中的是非，你一起聊入是非，導致「承載」這一件事情辦不到，因此，**我們必須要建構大乘思想。**

大乘思想它能夠承載；「承載」的義，一般以大小或是多少（即數或量）來表示，其實，「承載」真正要說明的是寬大思考的各種突破，你本人要提得出自我突破的那一種知見（突破自我原有的、世間的知見），世間情見大家都熟悉，我們就不說這件事。當然，談到修學佛法，它的要義是在示相轉、勸修轉，到自證轉，也就是轉法輪，轉苦集滅道，而關於苦的世間相，可以講，要指出苦，那遍布遍布都是。

我們就直接契入到佛陀之法中的「示相」（指示相狀）。指示，就是指出一條正確能修能證的明途，而要講出這明途之所在，究竟是指在哪個地方，要有一些具體之說，佛法偶爾會指出錯誤的部分該怎麼修，可是大部分還是指指正途，也就是道品的指示。所以佛法的經典裡，從來就不在眾生思想的面向多琢磨，只在怎麼修正勝善的面向多開發、多發揮。

關於「合釋標題」，這是在解釋一個標題，所以講「標題」是較適合，上次講「經題」，請各位把「經」改掉，因為這是一部論，不是一部經，應寫成「合釋標題」，或寫「合釋論題」也行。剛才天瞻為我們做了非常清晰的引導，這是我們修學上的契機跟方便，促使大家容易地進入今日的課程。

「合釋標題」裡說：要先建構起大乘這個思想，好讓我們來修大乘，以完成大乘。這是一個很清晰的因跟果、理跟事的理路。

明心

「明心」是指我們修大乘要明白知道心思之所在，才能夠層層上進。你說要修行，修什麼？那得有內容，《大乘起信論》或者是佛陀講述的每部經，都有很清晰的真切之道，尤其是方等時內的經典，把步驟、層次說得一清二楚，轉彎和偏角的地方也都全部通顯出來。

「明心」即明明白白地了知你的本心，這個本心的種性，需要被開發出來，後面才能談到「淨心」。上次講到我們「明心」需要明白內心的差別相，並提出五種種性。

第一、若信邪倒知見，起惑造業，則成三塗苦果。

第二、若於世間因果起信，則成人天、色、無色界樂果。

第三、若於四諦、十二因緣起信，則成二乘出世法門。

第四、若於六度、四攝起信，則成菩薩自利利他法門。

第五、若於介爾心性，不可思議，絕待大乘起信，則成無上圓頓法門。

上述，依據蕩益大師的著作～《大乘起信論裂網疏》，依此作為教本。我們把論題做綜合性的解釋以後，就知道本論有兩個步驟，第一先從理論建構明心的思想，第二是用理觀來行事修。如果沒有架構好理觀，就無法事修，就像一般眾生，沒有建構正確思想而想幫助人，只能是世間凡夫情見的交流，至終還是淪落生死，彼此哀哀苦，輪迴六道，三界往返不能休止。

「明心」把眾生分成五種種性，這是從生滅門安立的，為什麼？因為眾生的思想就是生生滅滅，所以在生滅門之中，安立明心的五種種性。而從真如門得知，每一個人的本源都是平等清淨，即所謂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，它是《大乘起信論》的中軸思想，也就是正念真如，你的真如是本來就具足的，而且它不可能被任何情況、力量跟言說給影響一點點，它是端坐紫金山，巍峨正坐如泰山那樣穩固，不可能有一點點的動搖或撥倒，更不可能失掉。

由於有情眾生所造業的不同，產生五個不同的種性差別，分別說明如下：

第一，信邪倒知見的三塗種性；認為生命中的快樂、富足、痛苦、貧窮等等果報，都沒有任何因緣，說那只是運氣，是你運氣好，所以遇見好事，沒碰著惡運，這種思想認為全都是偶然出現的、碰著的，沒什麼因由。這會使一個人對於業的操持不能決定，什麼事情都不能決定，你不能做你自己思想中清淨業的主宰，你的好跟壞是環境因緣給的，這種人比較容易埋怨，認為什麼事情都是別人給我的，要檢討嗎？去檢討別人，是他不好。所以自己不能向內心求，無法做到心內求法，只能心外求法，這種心外求法的情態，縱使有修行，也是必須要翻騰很久，並不能夠出現一點點的消息（正面的消息），原由在一切是被別人捏緊的，不是自己主宰，這樣，違反佛陀所講述的因果正論。

佛陀講述的因果正論是眾生能成佛，眾生自己能修、能成佛，如剛才提要講的～要信實有、信有德、信有能，這些全都是自主的主宰性～能修、能成、能證。而在這種什麼事情都靠運氣的思考情態下，這樣的種性，不能究明因果業報的種種思考，就如違反緣起的五種論（無因論、主宰論、尊祐論、宿作論、苦行論），屬於不合理的思想，認為人死就好像燈滅，沒有來生。斷惡修善這件事情，沒什麼意義，那就及時行樂吧！這種想法就會導使一個很恐怖的結果，是什麼？恣意妄為。現在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現在想享樂，就跟著感覺走；現在不高興，我可以罵人、可以打人、可以驅離，這樣世界的秩序就亂了，因果就顛倒了。但是事實上，因果不可能顛倒，顛倒的只是個人，所以這樣的一個人，不能夠順因、順果，不能順正真之理，一定是苦命兒，那是注定的苦命，好運不起來，因為他整個思考翻了（違反正真之理），但是翻不了天，只是自己的思考不正確而已。

這種人心識之中容易起惡心，偶爾生善，但是惡心比較強烈，而且私欲重，都會先想要保護自己，只求自保，不念他人，欲望都跑在第一，不管顧別人，不觀照真理。這種人，大部分生命的流轉應當就是在生滅門之中，大概都在三塗裡面待過，而且很長時間在三塗。你看看那三塗的畜生道眾生，大抵而說，其生命型態就是掠、搶、奪，吃完了睡覺，想一想行淫，欲望蔓延不打緊，還沒有辦法克制，不能清心寡欲。因由都在於內心中不是對大乘起信，而是對邪見起信，信念與思想都是邪。他信什麼？碰見好事叫運氣，今天運氣不好，所以沒得好事。壞事找上門，也沒什麼意思，就是碰著的。所以他是對這些邪見起信，由於這種情形，

導使三塗的苦果。這是三塗的種性。

第二，於世間的因果起信的人天種性；相信造善、布施、持戒等招感安樂果報，殺盜淫妄等招感惡報，對於善法親近，對惡法排斥，這是人天種性的想法。它的應用是在～造善，就是為了得安樂的果報；怕惡果，所以在那地方止住，不要殺盜淫妄，依此為焦點來行作，因此，他在世間的因果起信，在這種思考下，會產生出善惡不兩立，因為不能夠攝化惡，對惡是沒有任何的辦法。初期，會有想要引導為善的那份展現跟表露，好像不錯，但他的惡跟善是對峙的狀態。在初期還可以，尚且被感覺這是個好人，但是在中期，就會變成憤世嫉俗、嫉惡如仇，這些情況會出現。

當然也有一些柔軟的做法，表現會有所不同，所以他還是能在行善布施之中裡柔軟柔軟的過，但是在思考想法中有對立，這種情形之下，他的確有欲望，但是他懂得克制，可以多想一層，他知道「欲望譬如刀上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而有割舌之患」。懂得這個道理，那就可以用克制的方式跟行動，讓使自己把欲望消下來，可是他的欲望仍在，所以你可以知道，為什麼有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。到無色界天都還是這樣的情形，只是另外一種形貌的展現，那個欲望是展現到禪定樂裡去了。其因由是對於世間因果起信，所以他就成了人天種性。

第三，於四諦、十二因緣起信的二乘種性；這二乘種性比前面的人天種性真是高出很多，於心中能夠體會出「諸行無常」，而且明白「諸法無我」，所以懂得我空的道理。認為諸行無常導致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被無常絆倒，為了讓自己對於無常有完全平常看視跟接納的能力，故而修空。

二乘種性的修行，以「諸法無我」這個道理為開始，想法是～什麼事情都是緣合，就算我是一個很能努力修為的人，那也有緣合要插進來，決定我成不成功，並不是我一個人全面性的努力而能主宰這個結果，所以認為緣合真是麻煩，因為這個思考點，所以想要離開緣合的逼迫，他就會好好地修我空，以令自己不讓使因緣的和合產生主宰性。這種思考點產生出來的結果，便就是我空的境界，所以在般若會上，佛陀就為我空的二乘人教導法空。

對於有情眾生五蘊之體於外的色、於內的受想行識，二乘人知道是生滅變化的。深知「萬般皆是業，半點不由人。」所以，二乘人自己要操持的業，就是修空，

讓使這一切世間的現象，都不能夠主宰到他。對「無我」這種沒有主宰性的道理，他深信著，所以就會引發起出離心，促使對「我空」的修證，這便就是二乘的種性。

在《法華經·信解品》中，大迦葉尊者向佛陀表述自己修行的心境，說他在托鉢行化時，會有很多雜染的因緣出現，回到佛住處時，就會聽到佛說法，也會有菩薩參與佛說法的現場，馬上就進入到清淨法，其實他對於雜染法沒什麼想法，知道那是雜染法，對於清淨法也沒什麼特別的好樂，也知道這是清淨法。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，二乘者修空的那個執持點，是不著二相、不生好樂，唯獨好樂寂靜的空性，並不是要趨向於佛陀所講述的那一個淨法，這種情態下，他想要在寂靜的空性裡自受用。我們很難知道空性有多麼好用，當你寧靜下來，入空性一點點，或者初探空性之門（空門）的時候，最能夠體會到自受用。

二乘人就想在空寂之中待著，於染淨二法都不生好樂，唯獨就好樂空、無相、無作、無願，沒什麼起心動念、沒什麼高跟低，就是平持的那樣子，止水的狀態，這種就是二乘種性。此類人，如果進入涅槃之前還沒有改變的話，就會先證小乘果，而之後就其因緣，才會再迴小向大。

第四，於六度、四攝起信的菩薩種性；菩薩種性的思考就是信，非常相信，並起信於自利利他，這是自利利他的行持者，這一些菩薩行法，我們在以往課程中說了很多。

第五，圓頓種性；這是本論要導入的種性，即《裂網疏》所言～「於介爾心性，不可思議，絕待大乘起信」，意思是一一了知煩惱必是因緣所生法，是幻化不實在的，不會恆存，我們有一個本來的自性清淨心，不會被染污，其實在因地修行的情態下，我們就有這個本來的自性清淨心，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念頭，在初始因地修行的時候就能正念真如，這個人就是圓頓種性。《大乘起信論》就是在對這一方面提出多方的教育，最終要達到圓頓種性。

蕩益大師強調：**生命的差別不在業力**，造善業可得到一時安樂，但並非是決定性的安樂，何謂決定性的安樂？就是恆常、遍時又遍處的安樂。若要有決定性的安樂，必須建立清淨的種性，也就是在知見之中，對生命的看法，需要全然投入到正念真如裡面。這樣我們就會產生出決定性的好樂和追求，因為我們起信於圓頓

種性。

生命就好像是水流，流向哪個地方，關鍵就看個人的抉擇，就是思想在哪裡，就會流入、相應到那樣業報因緣的那一道去。如果你的思想相應人道，那你就會流入到這樣的環境因緣裡去做人。現在我們是修學佛陀之法的人，就要改變因緣，要有這種思考跟做法，還有信，才能夠在起信之中信實有、信有德、信有能。你願意取信於什麼樣的觀點，帶動你的作為，這樣就完成你本人會到什麼道去，你會流向哪裡。

人的思想太多了，有些人福報很大，但卻不懂佛理，因為他起信於造福，在生命流之中不斷造福，所以福報就很大，他不覺得佛智很重要，對於佛智這方面很薄弱，因此對佛理不能懂，導使生命之流不可能會生長在真正富樂的地方。關於世間的財福、資產，他是具有的，也有可能因為造福有對象，會嘉惠於人，所以他也會得到周邊人的呵護。唯獨就是他沒有智慧，而一旦沒有智慧，就會有危機，因為世間之樂，就算是你這一生用不完，下輩子也不歸你了；這一生沒有智慧，就很難保住這一生再造福，可能只有一世，所以智慧很重要。

有些人單取智慧，不覺得造福有什麼需要，他的智慧很高，但瞋心很重，不能讓你講他一句話，那真是了了他的命。他的智慧能鑑別世間的修學，各方面學習都是高等，自認應該要跟高等人士在一起，怎麼都跟這些平庸之流在一起？你們怎麼能跟我坐在一塊讀書？他會有高低的分別心。

有些人不分別高低，但內心裡是在壓制，壓制高和低的眼光，他會用方法來縮小自己，讓使他的生命之流可以展現出一種低下，以免被這個高慢給絆住很多事情，所以平衡一下，在這種低下的情態下，他是克制而得的，所以並不是內在的起信，這個又不一樣。

如果是出自內在的起信，這叫本能。本自內心而流露於外，這種情形之下所流露來的，什麼事情都是自然的，自然的給予，自然的教導，自然的造作，自然的低下，當然這種人就是自然的高智慧，他的高等是自然而有，並不是造作而成。

上述這些差別都是因為人自己內心對什麼起信而形成，此處所講的「明心」，明明白白你的自心，並不是只講到一個小角落或是一類人，說的是很清晰的轉彎處，就是我們念頭中的好與惡，這個地方會產生出我們個人的追求，也就會產生出生

命中的那個種性，就是你的因種跟你的性質養成，而導使業力果報投進去以後，又開始攪動生命整體的走向，整個大翻動。就是這樣，所以我們必須要明心，明白我們自己內心的種性以後，不能夠就讓它待著，必須要扭轉這種種性，要到達圓頓種性，這才是目標，所以這部修信的寶典接續就提出了淨心（清淨心）的次第。

淨心

蕩益大師把凡夫種性到成佛的次第分成六位，也就是說；我們要有一個淨化，如現代人說淨灘（淨海灘），此處稱作「淨心」，開始要來淨自己的內心。大師用台宗提出的「六即佛」來講這六個次第，並以信心來安立。第一理即起信、第二名字起信、第三觀行起信、第四相似起信、第五分證起信、第六究竟起信。依序分別說明如下～

一、理即起信：「雖復不信自心大乘妙理，起惑造業，而信心之性，未曾稍減，如水成冰，濕性不改。」

蕩益大師說，凡夫不相信自心具足大乘功德，很難相信，因為不思議，沒有經驗、也沒有痛過、也沒這樣子被鍛鍊、也沒被逼迫要大乘起信。其實在修學的過程，約制是需要的，我們不能一開始就沒規矩。若一開始就沒規矩，怎麼學還是沒規矩；不懂規矩，事情就會從沒規矩去演變。明明有很多善知識，奇怪你怎麼老是跟這一些談是論非的人在一塊？因為這時你只見到談是論非那方面的相投，所以說在修學初期需要有約制，需要有規範。

在約制的規範過程中，同時教道理，讓使懂道理。根機好的人，當然很快就可以體會，快速地把道理引入自心；根機較薄弱的，則必須一直被提醒，提醒很多趟，提醒一輩子，到下輩子再繼續，至少造一個再被提醒的種性。

凡夫剛開始並不相信自己具足大乘功德，所以活在自我的意識之中，例如：如果他成為一個男性，就會有男性的那一些自我意識；如果是一個女性，就會有女性那一方面的心識，投入到畜生道的哪一種類，就有這種畜生道的心識。而以人來說，他到這個環境空間跟著這一些人一起，共同的、互相的交流接觸，就會變成那樣的心識，這就是凡夫。

「理即起信」的意思是說，我們心中的信念思想，是從環境因緣裡被自然的看視，

然後就這樣學成了、構成了。我們把它看為合理，常常在環境中被傷害的，就一直會想傷害人，會傷害人，因為他就是長期處在一個被傷害的環境，所以合理。把它看為合理，這樣只能是凡夫的狀態，因為凡夫的思考狀態是流入心識，在環境因緣裡構成這樣的心之識別。這個識就是分別、理解、了別、辨知這樣的一種心，只能夠這樣。這種情形就是現在有什麼，就隨著，現在那人對你不好，自覺以牙還牙是天經地義，修為的心性完全不存在，這是標準的「心隨妄轉」。

理即起信，就跟著感覺走了，不隨著真理而行，這種情形會產生煩惱，而且還增長擴大煩惱，使得難以自控，就造諸罪業了。然而，清淨的本性不因任何狀況而減少，我們本自清淨的真如不會被任何環境因緣所影響一點點。譬如水，因為寒冷的因緣，它結成了冰，跟冰比較起來，水柔軟；而且水有溫度，冰則是寒冷而徹骨難當；水還有滲透性，它能穿過。此外，以什麼形狀的容器盛水，它就成了什麼形狀，冰沒有辦法。還有，水因為成為冰了，所以它洗滌的功能都不見了，潔淨的功能也消失了，就是說，這個水它因為有寒冷的結冰的因緣，結成冰了以後，水的一切功能都不見了，柔軟、滲透、穿過、洗滌、溫暖、潔淨等功能都消失了，但是，只要一遇見陽光有熱度，這個冰馬上一下子就會歸回水。

因為水本質（濕性）一直未曾改變，即使結成冰，只要遇緣，它又一下子就歸回到水，歸回本質。這意謂著，我們的佛性，也是在遇因緣時一下子就歸回來，但是你會說，「我怎麼還煩惱那麼多？」因為你一直處在冰的狀態，照理說那應該是困難的，不可能一直處在冰的狀態，除非你一直把它凍起來，沒有見過陽光、沒有見過溫度。

一如凡夫的佛性未曾有變，就好像用墨汁潑虛空，虛空仍然是清淨本然，未曾被染污，這個階段的情形即是如此，就是「理即起信」，這裡尚未修行。

二、名字起信：「若聞此論，能知現前介爾心性即是大乘，直下承當，不復疑惑，如知冰即水。」

修行是靠文字來了解佛法產生觀照，依聖言量的名字而修，聽完法音以後，懂得迴光返照，觀照自心，自己已經知道遇見染淨的境界，自己的心會生起欲望。如果你遇見染污因緣的境界，那就會生起欲望；若是你遇見清淨因緣的境界，你也會生起修為，你想要修。

從本論能知道業力熏習的虛妄相，這個業雖是自己造的，但是這個業，它不會永久存在，所以我們才能修，而能成，因此信有能～能成就。最先開始，就幫我們架構好那個思想。

這個業力熏習是虛妄相，它會改變，而且很容易改變，你稍微修一下它就改變了。憑什麼？憑你本人自性清淨，真如是存在的，就憑這個，就憑你的本來，你的本來叫做佛性，你的本來不叫染污，這個觀點對於大乘起信非常重要。所生的善惡都不是實際的境，那個善跟惡意表我們要修，以導使被染污又回到清淨的實境，那個實境就是清淨本體，是你本自清淨的真如，我們應當正念它。

應當從文字般若來觀照，以達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去見到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本來面目。意思是說：我們透過佛法的文字教育去學習般若，我們可以常時地從文字去做觀照，即使忘了，也會因為有文字生般若之憶，會很容易幫助我們憶起清淨的本然自心，我們要透過佛陀的教導來修學，能知道現前對著這本然面目，就能夠直下承擔，無有疑惑，所以妄自菲薄的人，便就是還沒走到「名字起信」。

若被問到「有沒有信心」時，不敢說話；或好小聲哦！好像不太敢講；或被盯著而說出有信心，像這樣的情形，你就還沒有達到「名字起信」，你還在「理即起信」的狀態，但你不能不說自己有信心，不然這起信的位置就不存在了。而你要起信，還要的確到位，可是也有些人，當被問說什麼能不能做？能，講得很大聲、很有氣力，但是他做起事情來，全篇的自我意識，這也是一個問題。這是什麼原因？因為它起信的是自我，依「我」來說有信心的，像這些情形都不是屬於「名字起信」。

我們要知道，這一種直下承擔，是無有疑惑的，是對著你本然的清淨心，那是完全莊嚴的。也就是全然知道冰再遇到緣時，必定就會還復成水，這意謂著本性是善，只要透過修行，必定可以還復本質。相反的，假設本質上是惡（其實本質是清淨），這樣子無論怎麼修都無法回歸，因為本質就是惡，他就算是能夠有好的時刻，也是暫時。還有，就算能有好的時刻，那個好也會有很大的侷限，會被架設住。事實上，是可以改變惡為善，因為眾生皆具有佛性，這是本來面目。

趙州從諗禪師（西元 778-897 年）是中晚唐時代的大禪師，趙州禪師很精進，活

到 120 歲，他 18 歲出家，到 80 歲都還在參善知識，為什麼呢？有一首偈：「趙州八十猶行腳，只為心頭未悄然。」這是說，因為趙州禪師一直認為他的那個本自清淨心，要找出它的話頭（找出它的眉目），這個訊息還沒有出現，所以他繼續參學。他自從出家以來，處處參訪善知識，就為了要尋覓這一個自性清淨的消息，他不是心外求法，而是透過參（參善知識）。在中國古代，行腳是僧人修道的一種風氣，大家都是這樣，那趙州禪師參得更多，只為尋覓自性清淨的那個消息。後來，就在一個夏天夜晚，他在寮房打坐，寮房前面是一片竹林，有人丟了塊石頭，打到竹林那個葉片，出現了個「啪」的聲音，他就在那一刻間「截斷妄流」，截斷了他的妄流。所以他就說了一句：「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，其實有很多世間流通的語言出自佛教，這句話怎麼會流通呢？因為明朝馮孟龍的《警世通言》裡應用了這句話，使其流通得很廣泛，但流通出來的用途跟原意不一樣了。趙州禪師是在找他的一處清淨之流，這是他「踏破鐵鞋」的緣由，至終他截斷了妄流；妄想之流就在打坐那一刻，「啪」一聲，截斷了！

趙州從諗禪師生於唐代宗的大曆十三年，圓寂於唐昭宗的乾寧四年，圓寂後被唐昭宗諡封（追諡）為「真際大師」，著有《趙州真際禪師語錄》一冊行世。

看這名稱就可以知道，這本語錄是被集的，不是他本人寫的，因為他是圓寂後被追諡為「真際禪師」，集語錄的可能是後代，可能是他的學子，或者是他直傳的弟子，還是再傳弟子，或是世人，或是跟他參學過的人，或是跟他提問過的人。語錄之中有很多「自性清淨心，本然就具在」的這一些參方之語、轉語。

如果心還在心外求法，縱然有禮佛拜懺，仍然只是積集善業，不能說你沒有修為，你修的叫積集善業，可是這樣還算不上修行。「修」這個字就是一定、確定性的、決定性的會改變因緣。蕩益大師說：得是要「達妄本空，知真本有。」妄想雖然仍然會生起，但是能徹知清淨心本體，不隨妄轉，這樣就是修行；「修」的意思，不是單單的講，淡淡的說，而是意謂著要翻轉生命，在「名字起信」之中，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概念。

禪宗講「明心見性」，教下說「大開圓解」，本論則是「返妄歸真」，依此核心思想走這條修行的道途。先分別真妄，後，知返妄歸真，再講修學位次，至達破邪顯正、詳辨五魔，這樣的步驟，在《首楞嚴經》中有清晰的指導。大乘思想就從「名字起信」這裡開始運行的。

三、觀行起信：「若能念念觀此心性，知其念即無念，不起無明諸顛倒惑。」

前面的「名字起信」是理論的信解，很重要的，表示在正式修行前，要先把義理了解、建構好。而「觀行起信」是正式的調伏跟改變，令前面所說的道理到這個步驟來觀照成事（成事實）。起妄的時候，知其本質是無念，那本質就是空的，知道我們有業力熏習的等流性。「等流性」就是從業力熏習又到業力熏習；造了業，就會被業困在那相應的環境因緣裡習慣的待著、相續熏習，構成一個人的心識狀態。

這樣的一套心識狀態，還是會按照這種模式相續，即使我們所在的環境改變，例如你離開家庭環境，或是原本環境中對你有重大影響的人不存在了，你的習慣還是一樣，仍然是按照這樣的一種模式在熏習，所以這叫「等流」。等流，雖然沒有完全複製，卻有複製的性質。因為它離開先前的因緣，會有一些其他人事物的加入，可是你的業力熏習還是一樣的模式，那就叫業力熏習的等流性。比如說，有些人的欲望心重，脾氣小；有些人很清高，但是瞋心很重，脾氣很大，即使換了環境，還是一樣的。

眾生無量劫中的個人業力熏習有所不同，念頭也各式各樣，不論怎樣，在「觀行起信」這裡都開始修了，因為了知因緣所生法，它的本質是空性的-緣起性空；照理說，那樣的緣起不至於會影響你如此深遠，更不會長久的框住你，一切都是自己依業習的想法起信，自投「業力熏習」的坑洞裏去的。環境因緣中有假相、假名、假用的存在，會有一些名相、用途，和義理的現象，這些都是環境因緣中的。仔細地觀照，裡面也有正知的一面。前面「名字起信」中所說理論的信解，應該進到這個「觀行起信」的正式調伏改變，便就會施作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並拿起智慧，會用種種的方法來調伏惡念，增長善念，這就是「觀行起信」。為什麼能起信？又為何能觀行？原由就在前面的理論架構很清楚。在「名字起信」的地方已架構好，這就是「稱性起修」。稱性的「性」是本質的意思。

大乘佛法在這個世代，被弘揚得很廣，其中弘傳的主流，就是西藏的達賴喇嘛，這與信奉觀音的思想密不可分。這要從藏人和觀世音菩薩的關係說起，藏胞相信自己的祖先就是觀世音菩薩。他們信觀音、拜觀音，一輩子只要到布達拉宮一次，生命價值就存在了，認為布達拉宮就是他們的本處，所以要去禮拜觀世音菩薩所在的中心宮殿。他們深信拜觀音就是拜祖先，自然的融入生活，所以，達賴喇嘛

也自然是大乘佛法的弘布主流，以觀音門廣闊弘布。

達賴喇嘛智慧很高，曾在西方大學有一段很重要的開示，他這樣說：西方的文化主流是基督教，基督教強調博愛—神愛世人，而且世人也要去愛其他人。可是這個思想有一個不能突破的地方，造成滅惡生善的功能大打折扣，原由在哪裡？這個思想相信自我意識的表現是正常的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被認可。認為自我意識的表現是正常，而且被認可，甚至受到強烈保護，認為是理所當然，當一個人受傷害的時候，有權利為自保而去傷害別人，這個思想是這樣思考的。而且強烈認為私欲不可能改變，在這種自保的情況下，只要舉證齊全，殺人無罪。

這個思想認為私欲沒有辦法改變，因為每個人都有這個私欲。所以，你看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就是認為欲望可以蔓延，導使西方文化的各種做法，如吃什麼、用什麼、說什麼話、走哪一些場所等等，把欲望的存在及顯目表現看得很自然，甚至認為修斷欲望者有矯情之嫌。起信這樣的一套思想會衍生出很大的負面影響跟結果。說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的起信，順道一提達賴喇嘛這一段話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。

在西方主流思想的認知之中，起信的是本性是私欲，認為人有自私的欲望，這個是不容挑戰的，也就是相信人的本性是邪惡的。深思！這樣的思想叫因緣怎麼改變？生命又怎麼翻轉？只能夠透過禱告、行善來加以克制，但是邪惡的本性依然存在。所以，達賴喇嘛指出這種思想有嚴重的錯誤，我們應該相信本性是善良、是清淨的，就是「自性真如」的存在，人皆有佛性。要知道邪惡是會消失的，深信只要透過觀察，然後開始提出道品來修為，而且要修得很深入，便可改變因緣，這樣就是「觀行起信」。

要知，觀行的步驟是觀注修行、觀察修行、正觀修行，這樣才能用道品來調伏改變。小乘的道品，具有三十七道品的修為步驟，大乘則是六度萬行，六度包括「施、戒、忍、進、禪、慧」，加上「方、願、力、智」，便成十度，以大乘思想的修為來看，假如能將三十七道品的修為步驟攝化進來，它就變成一種方便又很好用的調伏方法，因為有大乘思想。

四、相似起信：「若任運消除粗染，淨於六根。」

「若任運消除粗染，淨於六根」是說經由一次次的調伏，就會有一段段的增長。

要不斷地著力在自己的六根修學，讓使六根對著塵境時，能有清淨心。這樣從根、塵到識的這個「識」，就不再是心識，不再是「業力熏習」，而是「淨法熏習」。一次次、一段段，並且任運行之，從而到達六根清淨-相似位。

五、分證起信：「若入正位，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。」

「若入正位，從淨心地乃至菩薩究竟地」，是指分破無明、分證法身，從初地到等覺菩薩。分證，即透過六根清淨（相似位）的修為，分分取證。初地開始，才到分證。分證起信，初地開始到等覺菩薩，是一階一階的證得。

六、究竟起信：「若超過菩薩地，微細分別，究竟永盡，心根本性，常住現前。」

「究竟起信」是說把俱生的、微細的我法二執消滅，把體大、相大、用大的功德全部顯出，猶如萬里晴空，一輪明月，這就成佛了。成佛的境界是「一佛乘」，這是依清淨本性來修行，整個淨心說清淨本性修行的重要性。

禪宗講止觀有兩種的差別，第一「次第止觀」，也稱作對治止觀；第二是「圓頓止觀」。顯要說明，要從次第止觀（對治止觀）的運用提昇到圓頓止觀，在圓頓止觀裡多方修為，以至達「圓頓種性」。次第止觀是修四念處，這個思考很殊異，是用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，來對治常樂我淨。這個地方說，若執著常樂我淨就成了四種顛倒（四倒）。這裡，會提一問：常樂我淨不就是四德嗎？怎麼會在這地方成為四倒了呢？多加思惟佛陀之法的綸貫跟圓融，便會釋疑了。那就是蓮花性的雙向思考。當一個人要追求常樂我淨時，就會有很多原先自我意識的投入，它的初期，是有往修為這一邊靠，但是到中後期的時候，就需要拿掉那一個「為了修達常樂我淨的種種執著心」，這樣才不會產生依此而生起的煩惱，就如，我空後要入法空，兩者在意義上倒是有一些不謀而合。在淨土教理中，要做這一方面的修為，就是要修掉四倒，它還是走在有相裡作修，並不是修在無相。而二乘修行者，他是修在空無相的地方，這是因為對治（用善來對治惡）會導致兩者不能兩立。

智者大師說：如果長期只用對治止觀，久了，內心會很沉悶，因為對治一個，另外一個煩惱就又出現了；這樣的對治，會導使筋疲力盡，哪裡才算到頭？雖然這樣的修法在初期會有顯著的效果，但是如果沒有善巧調和，便會產生很大的壓力，變致力不從心，或者常常要用一個法來對治一個法，就需要想出很多法子，若你

沒法了，又必須要對治，壓力就更大了。久而久之，就再也無力可對治，如此，就會旁生偏激的思想。所以，智者大師說比較適宜的、良好的止觀方法，就是必須要從次第止觀（對治止觀）提升到圓頓止觀。我們要聽明白～次第止觀，在修行過程中是必須要有的，才能從而提升到圓頓止觀。

圓頓止觀就是「正念真如」，確知「本性是清淨，煩惱是虛妄」！比如說，我們在佛陀面前受菩薩戒時，立的誓願就是「誓斷一切惡，誓修一切善，誓度一切眾」。我們是憑藉什麼而能誓斷、誓修、誓度呢？眾生的一個習性都很難改了，怎麼能夠誓斷一切惡，而且能夠在佛陀面前很肯定地向佛立誓，憑藉的是什麼？就是這個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因為煩惱是虛妄的，它根本是不攻自破的事，可是眾生不能明白，無能起信到這裡，所以才會煩惱叢生。

甚至有些邪見的人，依此而說煩惱根本不存在，所以我的一切不是不好哦！你要亮著眼睛跟我說話，我是有佛性的，說成另外一種邪見，還沒修的自己，讓人家肯定你這個眾生相貌是佛性，那就不對了。

「究竟起信」是由教育而成的結果，整個次第步驟非常分明，這是內心淨化的依止。所依止的就是「何其自性本自清淨」，煩惱是虛妄的，以上是本論（《大乘起信論》）修學宗要的大綱說明。

接著，進入《大乘起信論》的正文跟釋義，以下簡要說明。

隨文釋義，入文分三：

- 1.歸敬述意：(1)歸敬三寶 (2)述意-細敘造論因緣。
- 2.正說五分：(1)因緣分 (2)立義分 (3)解釋分 (4)修行信心分 (5)勸修利益分。
- 3.結施迴向

此三，可說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。

在歸敬述意的「歸敬三寶」有一偈頌：

歸命盡十方 最勝業徧知 色無礙自在 救世大悲者
及彼身體相 法性真如海 無量功德藏 如實修行等

此偈頌說明我們要來歸命頂禮三寶，這個三寶是大乘三寶，它具有盡十方的功德，

不是小乘三寶的自受用，或是小乘三寶的一定時空內的區間修為而已，這是盡十方的。在各懺本中常常看到頂禮「盡十方遍法界十方常住一切佛法僧」。說明我們要歸依、歸命的是佛的身口意，也要歸依佛陀所說的法，因為它有教理行；還要歸依僧－賢聖僧。

蕩益大師提出四點來說明「為什麼要歸依」：

一、隨順古代聖賢儀軌故；這是為了顯示傳承。

二、為令眾生增長福德善根故；這是為了淨罪集資。淨是清淨；罪就是我們造過的罪業。集合資糧道，把我們現在所修的資糧集中、積集得更多、更盛大。

三、不同外道議論無宗本故；這是說，因為外道的修為、思想跟理論都沒有一個宗本，是無可憑藉、無所依的。佛教的歸依，能對治且回覆這一種無宗本現象。

四、顯示感應道交難思議故；這是為了祈求三寶的加被。

馬鳴菩薩是為欲令眾生除疑捨邪執，起大乘正信，佛種不斷故，所以，造了《大乘起信論》。

